

唐太宗与武则天

董千里著



名家系列

# 唐太宗与武则天

董千里著

華漢文化事業公司



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

• 名家系列 •

## 唐太宗與武則天

作者／董千里

封面繪畫／盧延光 題字／鄭家鎮

出版／華漢文化事業公司

Wah Hon Publishing Co.

Rm. 604, Hang Seng Bank Bldg.

200, Hennessy Rd. Hong Kong.

Tel. 5-8919810

印刷／藝城印刷公司

香港柴灣利眾街40號富誠工業大廈16樓A4

發行／藝美圖書公司

香港摩利臣山道一號二樓

Tel. 5-745650

版次／1986年5月初版

國際書號／ISBN 962-288-023-1

定價／港幣廿二元

## 董千里



項莊，又名董千里，生長江南，一九五〇年起定居香港，三十餘年來未探「駿馬秋風冀北」，也不曾重履「杏花春雨江南」，固已十足以港人自居。

他學的是新聞，抗戰勝利後曾以記者身份奔走大江北。來港後以寫作為專業，只和新聞界保持客卿式的關係。他作品的量不多，卻包括小說、劇本、政論、雜文等多種類型，而筆調各有不同，不知者很難相信為出於同一人之手。項莊是他開始寫作雜文時所創的筆名，典出「項莊舞劍，意在沛公」。後來欄名屢易而筆名不更，近年更幾乎

「以筆名行」。

已出版作品有歷史小說「成吉思汗」、「董小宛」、「馬可·波羅」、「柔福帝姬」、「玉縷金帶枕」及雜文集「舞劍談」、「項莊雜文」、「人間閑話」、「讀史隨筆」、「有情有理」等。

# 序

·董千里·

歷史是鏡子，有時也像夢。

隋朝的三十八年暴虐統治，是中國人民永遠難忘的一場噩夢。

開始，它結束了二百多年的南北對峙，驅逐胡人，完成了可喜的統一之局。儘管在表面上好像勵精圖治，實際却只爲一姓和一小撮的統治集團打算。尤其是在楊廣繼位以後。

楊廣是秦始皇以後最無道的一個統治者。他精明而又殘忍，雄心勃勃得近乎瘋狂，自始至終顯露着獸性多於人性。但是他遭受報應很快也很慘，他完全是以自己的雙手，一寸一寸地掘成墳墓，然後把自己埋葬下去的。

楊廣有他的武功——擊匈奴，平突厥，征高麗，通西域，一度威臨萬國。

他也有建設，那就是貫通南北的運河。

然而這一切文治武功也只有加速這個暴虐政權的死亡。

侵略戰爭掏空了國庫，東西兩京和江都的大營宮室抽盡了民間的財富。運河一開，隋朝注定滅亡，老百姓再也不能忍耐了。

於是出來了一代豪傑李世民。

英雄乘勢，但也只有時勢方能造英雄。如果隋朝逆取順守，與民休息，就有一百個李世民也搶不去楊家的天下。所以滅六國者六國，滅秦者秦，滅隋煬者正是隋煬。

爲什麼四十八路反隋軍先後消滅，而李唐得以一舉成功？爲什麼李密、王世充、竇建德個個虎頭蛇尾，而李世民却能一帆風順？

這便要歸結到個人的膽識智能了。

創業英雄有兩個必需條件：知人善任和豁達大度。李世民正好具有這兩種特性。他不但善於用友，而且善於用敵。他生成天子的度量，不但可與共患難，而且可與共安樂。這使他創業成功，還帶來了貞觀之治。

但是貞觀以後，人亡政息，難以爲繼。他一手創立的大唐天下，幾乎亡於他曾經寵愛過的女人——武則天之手。武則天英明有餘而恢宏不足，想學貞觀天子只學到三分，終於仍然把大唐天下雙手奉還。

# 目次

## 序

- 一、從太原到長安
- 二、建立大唐
- 三、天策上將
- 四、玄武門之變
- 五、貞觀天子
- 六、兒女情長
- 七、晉王和武媚娘
- 八、萬國衣冠拜冕旒
- 九、親征高麗
- 十、英氣銷盡

一 三 五 五 六 六 七 七 〇 三

十一、上陽宮裏紫牡丹

一三

十二、代天巡狩

一四

十三、公堂斷獄

一五

十四、明月爲證

一七〇

十五、謗滿神都

一八

十六、黯然銷魂

一九

十七、誣陷與平反

二〇

## 一、從太原到長安

春夜，冷月蒙霧。巍峨的晉陽宮遠望像浸在水裏一般。

整座太原城都睡着了，惟有晉陽宮後殿還有燈火笑聲傳出。這是隋帝楊廣在太原的行宮，由宮監裴寂掌管。今天晚上裴寂在這裏宴客，客人是太原留守唐公李淵。

照理，皇帝雖然不在，外人也不能擅入行宮。但此時天下已亂，楊廣留戀江都，無意北返。裴寂看準他氣數已盡，對李淵着意籠絡，簡直就把他當作了皇帝。

李淵借着三分酒意，笑道：「這寡酒實在難喝！」

裴寂馬上懂得了他的意思，雙手輕輕拍了三下。屏後絲竹聲起，轉出一隊宮女，隨着樂聲在筵前起舞。這些宮女是裴寂的法寶，他知道李淵好色，便拿她們來巴結他，而且，此中還有一層深意。

李淵連盡數觥，酒張色膽，明知這是滅族之罪，也顧不得了。而且，凡事難在第一次，開了頭，以後就會麻木。他雙手一伸，兩個宮女已滾在他懷裏了。

裴寂在主位上微微一笑，曼聲道：「好好侍候唐公！」接着把手一揮。其餘的宮女盡皆退下

，笑着、跑着隱入深宮去了。

又過了一會，裴寂帶着侍從們撤退，於是殿上只賸下李淵和兩個宮女。在殿外，只聽見李淵說着醉話，還有男女的吃吃笑聲……

殿外廊下，裴寂迎着兩個人影點點頭。那兩人一個是晉陽令劉文靜，一個是李淵的次子李世民。

李世民還只十八歲，但在河東山西一帶已極具人望，尤其劉文靜和裴寂這兩個有野心的人對他更是傾心。他十六歲就已頭角嶄露，以數千輕騎勤王，擊退突厥的始畢可汗，解了楊廣的雁門之圍。李淵得能升任太原留守，可說就是這一戰的結果。

去年，李世民十七歲。山賊魏刀兒部大舉襲擊太原，聲勢極盛。雀鼠谷一戰不利，李淵及副留守王威、高君雅一齊陷入重圍。虧得世民率輕騎衝鋒陷陣，打得賊兵無心戀戰，把他們救了出來。

這兩役表現出世民的勇武機智：再加上他氣度雍容，神氣揚揚，應對使人心折。劉文靜和裴寂都是善於擇主的英豪，一見此人就知不凡，把身家性命押在他身上了。

但是李世民究竟還嫌年輕，所以他們不得不在李淵身上做功夫，看出李淵志大膽小，這才教晉陽宮的宮女侍候他，教他騎上虎背。

現在，初步的計劃成功了。他們三人湊在一堆，商議怎樣推進下一個步驟。

鷄人報曉，殿內殘燭猶明。一陣風來，把迷迷糊糊的李淵吹醒了。

他揉眼坐起，定定神，倏地驚出一身冷汗。從黑夜到白天，從醉到醒，對事物的感覺完全不同了。看那兩個宮女仍然酣睡未醒。夜來情狀陡現心頭，越發又怕又悔。

他匆匆披衣，正欲就此溜了出去，不想一推開殿門就遇見裴寂和劉文靜。

裴寂笑道：「唐公，夜來睡得可好？」

李淵越發尷尬，一味支吾。

劉文靜上來行禮，拜罷起身，站在旁邊一言不發。

李淵並不笨，知道自己已然落入圈套，却不明白他們佈置這個圈套所為何來。劉文靜雖是地方官，却不是副留守王威或高君雅的人。他擠在裏面做甚麼呢？

裴寂又道：「唐公，事情到此地步，你我都有不是，總得想個法子才好！」

李淵想道：「來了！」說：「裴大人可有甚麼高見？」

「我是一點主意也沒有了。所以才把文靜找來，文靜……」

劉文靜不慌不忙的踏前一步，從容說道：「唐公去年救過文靜一次，如今是文靜報恩的時候了，只看唐公能不能當機立斷？」

原來劉文靜是李密的親家。李密去年據河南起事，連累劉文靜被捕下獄，只等諭旨一到，便要處決。世民當時已在結納人心，便向李淵進言，設法替他開脫了罪名。好在那時楊廣也無暇顧及，這件公案就此不了了而了。

李淵想起前事，料定要迫自己歸降李密，沉吟道：「東都那邊有甚麼消息麼？」

劉文靜和裴寂對望了一眼，齊聲說道：「唐公遠勝李密、王世充輩，與其問東都，不如問太原。」兩人的口氣很明白，直截了當的要他造反。

這建議全出李淵意外，呆了一呆說：「你們今天是怎麼了？」

裴寂道：「沒有甚麼，只是形勢所趨，迫得替唐公作此打算罷了。」

皇帝人人想做，尤其亂世，尤其像李淵這樣的人，豈有不曾想過的道理。但他志大膽小，有時覺得做太原留守已經十分過癮，何苦還去冒甚麼大風大浪？但今天不同，自己有把柄落在人家手裏，裴、劉意存要挾，看來這太原留守是做不下去了。他爲人沉鷺，想了想說：「二公好意，但這事還得慢慢商量，尤須聽聽小兒世民的意思。」

裴寂拍了一下手掌。

世民突然從廊間轉出，朝陽底下雄姿英發。他緩步走來，說道：「目今豪傑四起，天下早已七零八落。大人鎮守河東，奉詔討賊，只怕賊是殺不完的，那時降下罪來，一樣是滅門之禍。裴、劉二公說的是，要自救救民，非當機立斷不可！」

李淵緩緩道：「怎樣當機立斷？」

裴寂向四下裏看了一眼，說：「此處不便講話，請隨我來。」

四人走至東廂的一間密室，進去後關上房門，直等了兩個時辰方才出來，各自散了。

整座太原城表面上仍然十分平靜，但一個大陰謀在悄悄地進行着。整個春天，一切籌備工作做得差不多了，這才由劉文靜出頭檢舉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私通突厥。王、高措手不及，被李淵就地正法，一舉剷除了起事的障礙。

於是秘密活動立即轉成公開。李淵自任爲大將軍，開府設屬，以裴寂爲長史，劉文靜爲司馬。下設三軍由三個兒子統率：世民封煥煌公、右領軍大都督；建成爲隴西公，左領軍大都督；元吉爲姑臧公，統領中軍。募得精兵三萬，日日在校場操練。

一方面傳檄郡縣，宣言楊廣無道，故發動義軍廢昏立明。又派劉文靜去見突厥始畢可汗，不惜稱臣納貢，求得騎兵兩千爲助。

大業十三年（公元六一七年）七月壬子，李淵登壇誓師，率兵南征。附近州郡望風而下，直抵靈石，進窺霍邑。

霍邑守將是虎牙郎將宋老生，他忠於隋室，扼住要衝不肯放過。

兩軍相拒二十餘日，秋霖不止，軍食將盡。

李淵徬徨無計，這晚忽然下令撤回太原。因爲他在事前絕未顯露過退軍的意思，這一着大出諸將意外，聞訊都來找世民間計。

世民大驚，赤腳來見李淵，被守衛擋住，在軍門放聲大哭。

李淵命人喚進，沉着臉道：「你哭甚麼？也不怕人家笑話？」

「我哭一家就要滅絕，又哭太原軍民死無葬身之地！」

李淵變色道：「我們軍食將盡，士氣消散，霍邑又堅不可下。姑且退回太原，徐圖再來，有何不可？」

「宋老生雖然狡猾，用這老師懈敵的毒計，但孩兒連日熟籌，已然有計破他。今日若撤回太原，軍心民氣都盡，宋老生只須派輕騎追擊，這三萬人還不是一哄而散！大人細想，便知孩兒並非危言聳聽。」

李淵憬然大悟，急道：「建成的左翼已然開拔，怎生是好？」

世民一言不發，出帳上馬，單騎北追。

建成是李淵長子，徹頭徹尾的一個機會主義者。他贊成起義，若果成事，繼位的自然是長子。但被阻霍邑以後，他的意志日漸動搖，首先向李淵建議退兵。他以為回到太原，依然可以自立爲王。

世民在風雨黑暗中單騎追到，拉住建成的轡頭，傳下停止撤退令。

建成昂着頭說：「有大將軍的手令嗎？」

世民道：「事急了，來不及討令。」

「我奉令退兵，豈可擅回？」

世民一怔，知道此人不可理喻，事急從權，躍馬高呼道：「你們大家要死就回太原，想活就跟我去打霍邑……」

建成大怒追上，拔劍道：「我是左領軍大都督，你怎敢煽惑我的部下？」

世民不理，繼續大呼：「我奉大將軍軍令，如有不實，殺頭的自然是我。你們如同太原，即使大將軍不怪罪，也必死於隋軍的跟踪追擊。生死關頭，你們自己把握！」

軍士們竊竊私議，都以世民所說的爲然，便有人回答：「我們也不回太原！」

建成老羞成怒，突然一劍刺出，喝道：「你想造反？」

世民在馬上輕輕閃過，笑道：「我們正是要造反。你如不想造反，獨自回太原去吧，將來少不得給你一塊封地！」

建成陡然一驚，明白這一走，將來大功告成，這太子不是自己的了。「好吧！」他插劍歸鞘，「我和你回去。若然你假傳軍令，又當如何？」

世民拍着後頸道：「大好頭顱在此！」

軍士們本來最服世民，這時眼見他瀟灑超脫的情狀，都不禁歡呼起來。

建成把手一揮，傳令後軍改作前隊，仍回賈胡堡大營，自己拍馬逕往前隊馳去，對世民理也不理。

天色破曙，李淵正在營中焦急，送命劉文靜、殷開山等向北哨探，忽然得報建成回來，連忙召入，問道：「世民呢？」

建成鑒貌辨色，知道世民已把李淵說服，從容答道：「孩兒一路思量，覺得退兵後患無窮，但既然奉了大人軍令，又不敢回來。恰巧世民趕到，雖無憑據，諒他決不敢假傳軍令，故此又趕了回來。」

李淵大喜，讚了幾句，命他仍守左翼。他心中作一比較，已覺雖然世民才高，但遇事抗爭，鋒芒太露；不如建成溫和知禮，去而復回也能自圓其說。從這件事開頭，李淵已註定自己扮演一個悲劇人物，也註定了十年後「玄武門喋血」的兄弟自殘。

霍邑守將宋老生並不知對方有過退兵的打算，仍然死守城池，等待敵人自潰。

但世民怎容他如此，每日率兵討戰，百般辱罵，要誘他出城。

這一日是八月辛巳，世民佈陣已畢，自與柴紹只帶幾個侍從，在南門沿壕指點，把城內大軍視作無物。

但宋老生也有些智謀，盛怒之下，却捨南而東，派人專攻李淵和建成這一邊。

果然建不成濟事，兩軍剛接，他已受驚墜馬，前軍立時大亂。李淵忙命姪兒道宗代替指揮，勉強壓住了陣腳。

隋兵初嘗甜頭，宋老生渾忘既定的戰略，自率重兵衝出，欲一戰而生擒李淵。看看包圍之勢已成，將可得手，不提防世民忽然率兵衝到，據高臨下，勢不可當，轉眼就把隋兵殺得首尾不能相顧。

宋老生一見情勢不妙，下令退兵。不想道宗已從側翼抄到城河邊，把退路截斷。隋兵三面受敵，不戰自潰，宋老生正欲緣城而上，已被道宗一箭射下，又一刀取了首級。

世民一面揮軍登城，一面教把宋老生的首級高高掛起。

城上城下的隋兵見主將授首，那裏還有絲毫鬪志！被圍的先就伏地投降，城上守卒也停止了抵抗。前後不上半日，就把號稱難下的霍邑輕易拿到手了。

霍邑既下，河東州郡望風而降，部下兵員轉眼便從三萬擴充到十萬。

在李淵身邊，有了急進與緩進的兩種主張。緩進派以裴寂爲首，認爲此時實力雖充，應該先把內部整頓好，尤須解決掉近在蒲關的屈突通部隊，方可渡河西進。不然，烏合之衆腹背受敵，便會一哄而散。

世民却認爲屈突通只能自守，一旦大軍渡河，關中地區的義民四起響應，下長安如探囊取物。那時屈突通連投降還來不及，無須防他夾攻。這是急進派的論調。

李淵倒也還有些領袖氣度，他兩邊都聽，兩邊都不得罪，一面派偏師包圍蒲關，阻止屈突通出兵；一面卽遣李世民率精騎西向長安。他自己則與建成、元吉等緩緩進軍，統籌兼顧，兩面接應。

十月辛巳，世民已肅清關中地區，部隊擴充到二十萬人，一舉而圍長安。

此時李淵也已趕到，聽了世民的話，一陣猛攻，一陣招降，終於瓦解了長安軍民的鬪志，開城請降。

李淵自封唐王、大丞相。昭告天下，廢楊廣，立代王爲隋帝。儼然漢初的董卓。

長安既得，軍事行動告一段落，內部的政治問題代之而起了。